

幾個月前，朋友告訴我，在某個聚會中碰到我中學時代的老師。這個早已退休、將近八十歲的老師，當天身著女裝，留著齊耳秀髮，臉上薄施脂粉，使用一個女性化的名字。相熟之後，他告訴我的朋友，他很慶幸還能在有生之年，隨心所欲這麼自在地妝扮。老實說，當年這個老師並不在我喜歡的老師之列，但教我時才三、四十歲的他，有沒有可能正在經歷著生命最嚴峻的考驗？自顧已不暇，哪有什麼餘力去在乎學生喜不喜歡他？而我（以及那一代絕大多數的人）連基本的性別意識都沒有，遑論知道什麼是多元性別或性別認同。因此，我們會不會在有意無意間，為他已然艱辛的生命情境，增添更多的敵意對待？這個遲了幾十年的訊息，讓我陷入長長的思考和自我反省中。

<http://news.chinatimes.com/forum/11051402/112011081100060.html>